

Friedrich Engels  
ZUR GESCHICHTE UND SPRACHE  
DER DEUTSCHEN FRÜHZEIT

Dietz Verlag, Berlin, 1952

本書譯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馬克思  
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編輯，195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的  
“德國古代的历史和語言”一書。

恩 格 斯  
德國古代的历史和語言

劉 瀟 然 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工人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開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字數 104,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6,400 定價 50.40元

統一書號 1001.346

## 目 录

論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 .....	1
(一)凱撒与塔西佗 .....	1
(二)和羅馬人的最初战斗 .....	18
(三)[民族大迁徙时代以前的进步] .....	36
(四)日耳曼諸部落 .....	52
法兰克时代 .....	69
(一)墨罗温王朝及加罗林王朝治下土地占有关系的变革 .....	69
(二)地方行政及軍事制度 .....	84
(三)法兰克方言 .....	97
馬克 .....	135

# 論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

## (一) 凱撒与塔西佗

德意志人决不是他們現時所占据的領土上的最初居住者<sup>⊙</sup>。在他們以前，至少有三个种族在这里居住过。

人类在欧洲的最古遗迹，發現于南英格兰的若干地層中，这些地層古到什么程度，至今还不能正确断定，可是我想这大概相当于所謂冰河时代底一个間冰期。

第二冰期之后，气候逐渐温暖，人类开始出現于全部欧洲、北非、前亚細亚以至印度。和人类一同出現的有已經絕种的巨大的厚皮动物(古象、有直牙的象、毛犀)和肉食动物(穴居獅、穴居熊)，还有現在仍然生存着的动物(馴鹿、馬、鬃狗、獅子、野牛、原牛)。屬於这一时代的工具，指明了文化發展的極低阶段：極粗的石刀、無柄的梨形石鋤或石斧、刮兽皮用的削刀、鑽——所有这些都是用燧石作的，大致相当于今日澳洲土人的發展阶段。到現在为止，所發見的骨骸殘余，还不允許我們对这些人身体結構下一結論；但是从他們分布地域之辽闊和到处都有同样文化这些事实，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一定延續得很久。

<sup>⊙</sup> 我在这里主要依据的是包以德·道金斯(Boyd Dawkins)著的“不列顛的古代人”，1880年倫敦版。

这些早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結局怎样呢？我們不知道。在这些早期旧石器时代人类所出現的国家里，包括印度在內，沒有一个国家保存下来那些在現代人类中間能够認作他們代表的人种。

在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南德意志的洞穴里，發現有这些已經死絕的人类的工具，大多数都是仅仅發現于冲积土的最下層里。在这个最下部的文化層上面，往往为一層厚薄不等的鐘乳石地層間隔着，發現有第二个文化層，在这里也有种种的工具。这些工具屬于一个較晚的时代，它們的制作精巧得多，而且它們的材料也复杂得多。这些石器，固然还没有磨光，但在設計和制造上，已經比較合乎使用的目的。在同一地層內，也發現有石制的、馴鹿角制的、骨制的箭头和槍头，骨制的和鹿角制的短劍和縫針，也有将动物牙齿鑽上孔而制成的項鏈等器物。在某些器物上，我們有时看到很生动的动物画，如馴鹿、古象、原牛、海豹、鯨魚等，也有赤身人物狩猎圖，甚至还可看到兽角上的初步雕刻。

和早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同时并存的动物，大半来自南方，而和晚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同时出現的則是产自北方的动物：两种現在还生存着的北方熊、北極狐、狼獾、白鼻。这些人大概就是和这些动物一起从东北方面迁移来的。这些人類殘存在今日世界上的后代，大概就是埃斯基摩人。埃斯基摩人和上述人类的工具，不仅一个一个拿来比較，是相似的，就是从整个的組別来看，也是完全一致的，从圖画上看，也是如此。双方的食物是由几乎完全相同的动物所供給的。他們的生活方式——就我們对已絕灭的人种的生活方式所能下的判断而言——是完全一样的。

这一种埃斯基摩人——到现在为止，只能证明他们当时曾生存于比利牛斯山脉及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也从欧洲土地上完全消逝了。就像美洲的紅皮膚印第安人在前一世紀，經過殘酷的歼灭战争以后，将埃斯基摩人驅逐到極北那样，想来，那时在欧洲出现的新人种，也是逐渐打退了这种埃斯基摩人，最后并把他們消灭淨尽，并没有和他們混合起来。

这个新人种，至少就西欧来说，是从南方来的，想是从非洲侵入欧洲的——当时这两部分大陆，在直布罗陀和西里，还是由陆地连接着。他们比起他们的先住者，在文化发展阶段上高得多。他们已经知道农耕；他们有家畜（狗、馬、綿羊、山羊、猪、牛）。他们会用手工制作陶器，他们会紡紗和織布。他們的工具誠然还是石制的，但是已经做得很精致，而且大多数都磨得很光滑（我們把它們称为新石器，以别于前一时期的旧石器）。斧子装上了把柄，这样，它才开始能用来伐木；从此，才可能将树干挖空，制成小舟，并乘小舟到不列颠群島——由于陆地逐渐下沉的结果，这时，不列颠群島已經和大陆分离了。

这种人不同于他们以前的人，他们很注意死者的埋葬；因此有很多的骸骨和头盖骨，一直保存到现代，我們根据这些殘存的骨骼，就可以推断他们身体的结构。长长的头盖骨、小小的身材（女子身長平均約 1.46 米，男子 1.65 米）、低額、鷹鼻、突出的上眼窩緣、不很高的顴骨、中度發達的下顎骨，都可証明他們这种人最后的代表者就是现代的巴斯克人①。不仅西

---

① Basken, 是住在比利牛斯山脉西部、巴斯克灣附近的人民，人数約有六十五万人，在西班牙領土上者約五十万人，在法兰西境内者約十五万人。——譯者

班牙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就連法国、英国以及全部莱茵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依据各种可能性来判断，都属于伊伯利安人种 (Iberischer Rasse)。在雅利安人到达以前，意大利也住着和他们相似的一个身材短小的黑髮人种。这个人种跟巴斯克人亲屬关系的远近問題，現在还很难判断。

維尔曉 (Virchow) 追寻此种长头盖骨的巴斯克人的踪迹，一直深入到北德意志和丹麦；〔他認為〕，阿尔卑斯山北面斜坡上新石器时代最古的打桩建筑物，也是屬於巴斯克人的。

另一方面，沙夫豪森 (Schaffhausen) 則宣称，在萊茵附近發現的一系列的头盖骨，絕對是芬兰人的，特別是芬兰人中拉普人的头盖骨，而在古代史上，斯堪底納維亞的德意志人及俄羅斯的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底北方邻人，却只有芬兰人。这两种身材矮小的黑髮人种，一是从地中海对岸迁来的，一是直接从亚洲里海北面迁来的，后来这两种人大概是在德意志会了面。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發生的？这問題，到現在，还没有人能回答。

在这屢次的移民之后，——也仍然是在史前时代——接踵而来的，是最后一次大規模的主要部族的迁徙，即雅利安人的迁徙。雅利安諸部族的語言，是以語言之中最古的一种梵語为中心而形成的。最早的迁入者是希腊人和拉丁人，他們占据欧洲东南部的两个半島。其次移入的或許是現在業已絕灭了斯基泰人 (Skythen)，他們是黑海以北草原上的居民，和麦德-波斯 (medisch-persisch) 部落有很近的亲屬关系。接着来到的是克勒特人 (Kelts)。关于克勒特人的迁徙，我們只知道，这是發生在黑海北面，而且是通过德意志。他們最前面的集团，侵入了法兰西，占領了直到格倫河 (Garonne) 一带

的土地，甚至征服了西班牙西部和中部的一部分。一面有海，另一面又有伊伯利安人的抵抗，他們不得不停止前進。同時，他們在後面，又受到來自多瑙河兩岸的其他克勒特部落的壓迫。希羅多德(Herodatus)所記述的，正是在海岸上和多瑙河發源地的克勒特人。但是，他們一定是老早以前就遷移這裡了。法蘭西和比利時的發掘及其他遺物證明，克勒特人在占領這一帶土地的時候，還沒有金屬工具，但當他們開始出現在不列顛的時候，却是隨身帶着青銅工具去的。由此可見，克勒特人從征服高盧(Gaul)到移入不列顛，一定是經過了相當時期的。在這個時期內，由於克勒特人跟意大利和馬賽發生了貿易關係，才知道有青銅，並且輸入了青銅<sup>⊖</sup>。

在這期間，遭受日耳曼壓迫的後方的克勒特人，愈益加緊向前推進；但前進的道路已被封鎖，於是乃轉而向東南方回流。日後，當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遷徙時，我們又遇到了這種情形。克勒特諸部落，越過阿爾卑斯山，侵襲了意大利、色雷斯半島和希臘，一部分滅亡了，一部分定居於波河平原和小亞細亞。在那個時期(-400年至-300年)<sup>⊖</sup>在直到格倫河一帶的高盧地區，在不列顛與愛爾蘭，在阿爾卑斯山以北，在多瑙河兩岸，直達美因河與辰森山脈，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部落的群眾。雖然德意志北部的山和河，帶有克勒特名稱的，比南部較少而且不甚確實可靠，但是絕不能認為，克勒特人只選擇了德意志南部山區比較困難的道路，而沒有同時利用那條橫貫德意志北部開闊平原的較為便利的道路。

⊖ “上古史”第五卷，這裡指的是包以德·道金斯著的“不列顛的古代人及其在第三紀中的地位”。——德文本編者

⊖ 我為了簡便起見，把公元前的年代用數學上的負號(-)來表示。

克勒特人的移入，只驅逐了本地原來居民的一部分；尤其在高盧南部和西部，本地居民雖然處於被壓迫種族的地位，但仍占居民中的多數，并把他們的體型遺傳給現在的居民。克勒特人和日耳曼人在他們新定居的地區，對於土著的黑髮居民曾經實行統治的這個事實，可以從這兩個種族都用皂（Seife）把頭髮染成黃色這個習慣上看得出來。明亮的髮色是統治種族的標志，因此，凡是由於種族混合而失去這個標志的地方，就不得不仰仗皂來代為補救、潤色了。

跟着克勒特人遷來的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遷移的時期，我們至少大體上可以確實指出來。這是遠在—400年以前就已經開始的，在凱撒時代還沒有完全結束。

匹泰阿斯（Pytheas）在他—325年前後的旅行記中，給我們提供了關於日耳曼人的最初的一些確實材料。他從馬賽出發，向琥珀海岸前進，並記載了居住在那里的古頓人（Guttonen）和條頓人（Teutonen）——毫無疑問的日耳曼人。但是，這個琥珀海岸究竟在哪裡呢？根據普通的說法，當然，這裡所指的，乃是東普魯士海岸。如果把這個海岸的鄰人稱為古頓人，這誠然是不錯的。但是匹泰阿斯記載的里程，卻和這個地方不相符，它和北德意志海岸與辛布蘭半島之間的北海海灣倒很適合。在那個地方，恰巧住有被稱為鄰人的條頓人。在那裡，在什列斯威和日德蘭的西面，也有一個琥珀海岸。林克約濱（Ringkjöbing）就在今天也還經營着相當可觀的當地採集的琥珀貿易。此外，匹泰阿斯在這樣早的時期，就能到如此遼遠而又完全不為人所知的海面，似乎是極難令人置信的；而且，由卡德加得海峽（Kattegat）到東普魯士，是一段危險的航程，關於這一點，他不但在那樣詳細的旅行記中沒有提到，而且也

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这就更加可疑了。因此，我們應該断然同意首先由勒勒味尔(Lelewel)發表的意見，即匹泰阿斯所說的琥珀海岸應該在北海上去找。現在剩下的唯一問題是，为什么只在波罗的海方面才有古頓人这个名称。米兰厚夫(Müllenhoff)更进一步消除了这个最后的障碍，他認為古頓人(Guttonen)这种异文乃是錯写了条頓人(Teutonen)这个名詞的結果。

公元前180年前后，巴斯泰尔人(Bastarner)——毫無疑問的日耳曼人——出現于多瑙河下游，几年以后，他們已在馬其頓皇帝柏喜阿斯(Perseus)的軍隊中作傭兵——这是最初的就雇佣步兵——和羅馬人打仗。这是些野蛮的战士：“男子們既不善农耕，也不善航行，也不吃畜产品；他們只知道一种职业，一种技艺，就是不断战斗并打破一切抵抗。”这是普卢塔克(Plutarch)提供給我們的关于这一种日耳曼部族生活方式的最早报道。一世紀后，我們在多瑙河以北稍稍偏西的地方又發現了这种巴斯泰尔人。五十年以后，辛布兰人和条頓人侵入了克勒特人居住的多瑙河地区，但被住在波希米亚的克勒特族的波依尔人(Bojer)所逐回，于是他們便分作許多群，向高卢前进，侵入西班牙，一次接着一次地打败了羅馬的軍隊，最后，美立阿斯(Marius)才算阻止了他們几达二十年之久的迁移，消灭了他們那毫無疑問已趋衰弱的兵力——条頓人是一102年在普罗温斯(Provence)的亚斯(Aix)被消灭的，辛布兰人則在一101年被歼于北意大利的佛西里(Vercelli)。

半世紀以后，凱撒又在高卢和日耳曼人的两支新部队冲突起来，开始是在萊茵河上游，和俄維斯特(Ariovist)的軍隊發生了冲突。俄維斯特的这支軍隊中，有七个不同的部族，其

中有馬科曼奈人 (Markomannen) 和苏匯維人 (Sueven)。其后,又在萊茵河下游,和攸西配特人 (Usipeter) 及邓克泰賴人 (Tenkterer) 發生了冲突。这两种人,是由于受到苏匯維人的压迫,离开以前居住的地方,过了三年流浪生活以后,才来到萊茵地带的。这两支军队都失敗于羅馬部队的正規作战,而攸西配特人和邓克泰賴人,除此以外,还由于羅馬人的背信行为而上了大当。带翁·卡西阿斯 (Dio Cassius) 說到,在奥古斯都統治的初年,巴斯泰尔人曾經侵入色雷斯 (Thrakien); 馬可·克拉苏 (Marcus Crassus) 在赫柏魯 (Hebrus, 即現在的馬利查 Maritza) 打敗了他們。这个历史学家还提到赫蒙杜利人 (Hermunduren) 的一次迁徙,他們在公元之初,不知道为了什么原故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叫羅馬的指揮官多米丟斯·阿諾巴柏斯 (Domitius Ahenobarbus) 把他們移住在“馬科曼奈人的一部分土地上”。这是那个时代最后的几次迁徙。在萊茵河与多瑙河流域已經巩固起来的羅馬統治,长期地限制了他們的迁移;但是有許多迹象表明,在东北方面,在易北河及厉森山脉那一边,各族人民,过了很久,还没有找到最后的住处。

日耳曼人这几次迁徙,是民族大迁徙的序幕。这种民族迁徙,亘三百年之久,曾为羅馬的抵抗所阻止,可是到了第三世紀末叶,却以不可遏止的声势,冲过国境上的两条河流,泛濫到南欧和北非,直至公元568年,兰哥巴带人 (Langobarden) 占領意大利时,方才結束——不过,这所謂結束,只是指日耳曼人所参与的运动說的,至于跟在日耳曼人后面的斯拉夫人則不然,他們在日耳曼人停止迁徙以后,还在很長的期間,繼續移动。这是名副其实的民族迁徙。整个的部落,至少是这些部落中的大部分,都带着妻子兒女、全部家当,登上征途。

用兽皮搭盖起来的車輛，用作住所，并用来装载妇女、兒童以及簡單家具；家畜則一起赶着走。男子都武装起来，編为战斗部队，准备摧毁一切抵抗并防备敌人的襲击；白天进行战斗行軍，夜晚則宿于用車垒作成的野营中。在这样的征途上，由于不断的战斗，由于疲劳、飢餓和疾病而招致的人員損失，一定是很大的。这是生死攸关的孤注一擲。如果行軍成功，生存者就可以移住到外国土地上面；不幸失败了，移出的部落就会从地面上整个消失。不是陣亡于戰場上的屠戮，就是沉淪于奴隶的境地。曾被凱撒擋住其迁徙道路的黑尔維提人(Helvetier)及其同盟者，出發时共有 868,000 人，其中有战斗力的 92,000 人；被罗马人打败后，只剩有 110,000 人；这些人，是凱撒由于政治上的动机，破例地放归故乡的。攸西配特人和邓克泰賴人，是以十八万人之众渡过莱茵河的；但他們几乎全部在战斗中和逃亡中死去了。所以，在这个悠长的迁徙期間，整个的部落往往消逝得無影無踪，这是不足为奇的。

日耳曼人这种游移不定的生活方式，完全符合于凱撒在莱茵河畔所發現的情况。莱茵河决不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之間的一条精确界綫。比利时—高卢的梅那普人(Menapier)在莱茵河右岸的威塞尔(Wessel)附近拥有村落和耕地；另一方面，莱茵河左岸的馬司河三角洲，却被日耳曼族的巴达威尔人(Batavern)占据着，而在窩姆斯(Worms)直达斯特拉斯堡一带，也住有日耳曼族的梵乡人(Vangionen)、特里包克人(Triboker)和涅麦特人(Nemeter)——他們究竟是从俄維斯特时代或者更早的时候就住在这里的，那就不敢肯定了。比利时人(Belgier)經常跟日耳曼人作战，到处都还有爭执的領土。在美因河(Main)与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以南，那时还没有

日耳曼人居住。黑尔維提人是在不久以前被苏匯維人从美因河、多瑙河及波希米亚森林之間的地带驅逐出来的，正如波依尔人从波希米亚(Boihemum)被驅逐出来一样；波希米亚到現在还有带他們名字的地名。但是，苏匯維人并没有占領这块土地，他們把这块土地变成了600罗马里(150德里)长的林野，这一定是用来从南面来掩护他們的。再往东去，凱撒还知道，在多瑙河北面，也有克勒特人(特克圖沙根人 Tektosagen)，即塔西佗后来称为日耳曼族的魁代人(Quaden)。一直到奥古斯都的时候，馬洛鮑得斯(Maroboduus)才率領他的苏匯維族的馬科曼奈人，来到了波希米亚；同时，羅馬人却把萊茵河与多瑙河之間这一带边远地区，用堡垒封鎖起来，用高卢人来殖民。国境边墙那一面的地方，以后像是叫赫蒙杜利人占領了。这样看来，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即日耳曼人是經過喀尔巴阡山与波希米亚国境山脉以北的平原来到德国的，直到他們占領了北方的平原以后，才把住在南方山中的克勒特人赶到多瑙河那面去了。

日耳曼人的生活方式，像凱撒所描写的那样，表明他們还没有在他們的領土上定居下来。他們的生活主要是靠牧畜来維持的，吃的是干酪、牛乳和肉，谷物却較少；男子主要的职业是狩猎和战争。他們也种一点庄稼，不过只是附带的，而且采用的是从林居生活中蜕变出来的極粗陋的方法。凱撒报道說，他們的耕地只种一年，第二年总要耕种一塊新土地。看来这大概是火耕法(Brandwirtschaft)，直到現在，在斯堪底納維亞和芬兰北部，还采用这种方法：把森林燒掉——除去森林以外，只有沼澤地和泥炭地，而这些土地，在当时，还是不能当耕地使用的——将树根馬馬虎虎地拔一拔，并把这些树根和形

成廢痕的表層土壤再一起燃燒；在這樣用灰燼施肥的土地上，播種谷物。可是，甚至在这种情形之下，也不應該從字面上去理解凱撒關於每年更換耕地的那種說法；按照習慣，普通都是在一塊耕地上收穫兩三次以後，才換種新土地的。日耳曼人本來沒有那種由君主和官吏分配土地的办法，尤其是把頻繁更替土地的種種動機強加在日耳曼人身上——凱撒這全部的字句都可以讓我們嗅出羅馬人想像的氣息。此種土地更替，對羅馬人來說，是無從理解的。對於已經過渡到定居生活的萊茵日耳曼人而言，土地更替可能已經成了過時的習慣，這種習慣，越來越失掉目的和意義了。但是，對於內地的日耳曼來說，對於剛剛到達萊茵一帶的蘇匯維人來說，這種土地更替卻依然是他們生活方式的必要條件；在這種生活方式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整個民族都以當前遇到的抵抗所能許可的方向和速度，慢慢地向前推進。他們的社會制度也和這種生活方式相適應；蘇匯維人分為一百個區(Gau)，每一個區每年為軍隊提供一千人，同時其餘的男子都留在家裡，耕種土地並照管家畜，到了第二年，他們再去替換那些出征的人。只有在占領了新土地以後，人民大眾才帶著妻子兒女，隨同軍隊前去。這比起辛布蘭時代的行軍生活來，已經是向定居生活又前進了一步。

凱撒屢次說到日耳曼人這樣一種办法，即在朝着敵人的那個方向，也就是說，在朝着每一種異民族那方面，用廣闊的林野來保護自己。這同一的方法，直到中世紀後期，還在盛行着。防禦丹麥人而保護住于易北河下游的撒克森人的，是埃德爾(Eider)和什列耶(Schlei)之間的國境森林(古代丹麥語——Jarnwidhr)；防禦斯拉夫人的，是由基爾海灣到易北河一帶

的撒克森森林；而斯拉夫語的名詞 Brandenburg, Branibor, 也不外是这种防护林带的意思（捷克語 braniti 是保护的意思, bor 是松树和松林的意思）。

从这种种方面看来，关于凱撒所看到的日耳曼人的文化發展阶段，是不能有任何疑問的。他們决不是像現在亚洲游牧民族那样的游牧人。游牧民族必須有草原，而日耳曼人却是住在原始森林里。但是，他們离定居农民的阶段也很远。

六十年以后，斯特累波 (Strabo) 关于日耳曼人还說过这样的话：“所有这些(日耳曼)部族所共同的地方，是他們由于生活方式的簡朴，都能很容易向外面移徙，因为他們不从事农耕，不搜集财宝；他們住在小屋里面，这些小屋每天都可搭盖起来；他們像游牧人那样，吃的大部分是畜产品；他們还有和游牧人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他們也用車来搬运自己的財物，赶着家畜，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比較語言学已經証明，农耕知識，是他們早先从亚洲带来的；他們沒有忘掉它，这是凱撒証明的。但这种农耕，对于慢慢穿过中欧森林原野而向前移动的半游牧的好战部落來說，不过是当作一种权宜之計及生活資料的次要来源而已。

由此可見，日耳曼人向多瑙河、萊茵河及北海之間新家乡的迁徙，在凱撒时代，不是还没有結束，便是剛剛結束。条頓人，也許还有辛布兰人，在匹泰阿斯时代可能已經达到了日德兰半島，而日耳曼人的先头部队或許已經达到萊茵河畔——由于缺乏关于他們达到时期的任何报道，所以只好暫時作这样的假定，但这个假定，和前面的說法一点也不矛盾。只能与經常的迁徙漂泊相協調的生活方式，屢次向西方和南方的行軍，最后还有这个事实，即凱撒所熟知的日耳曼人中最大的一

个集团——苏匯維人——当时仍然处于經常的移动状态，根据所有这些情况来看，只能得出一个結論：即我們在这里所看到的，显然只是日耳曼人向他們欧洲主要居住地实行大規模移动的最后諸因素中的一些零碎殘缺的断片而已。羅馬人在萊茵河畔的抵抗以及以后在多瑙河上的抵抗，使这种移动受到了限制，把日耳曼人限制在他們現在占据着的这片領土上，并且强迫他們定居下来。

此外，我們的祖先，根据凱撒的觀察，乃是真正的野蛮人。他們允許商人到国内来，只不过为了出卖他們的战利品，他們自己从商人那里几乎什么东西都不买；他們需要什么外国东西呢？他們甚至爱好自己那駑鈍的小馬，不願要那品种优良的高卢馬匹。甚至連酒，苏匯維人都根本不許运到国内来，因为他們認為它会使身体衰弱。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們的近亲巴斯泰尔人畢竟是較為文明些；巴斯泰尔人那次侵入色雷斯的时候，他們曾向克拉苏(Crassus)派遣过使节，克拉苏灌醉了这些使节，盘問出关于巴斯泰尔人陣地与作战企圖的紧要消息，以后便引誘巴斯泰尔人中伏，因而消灭了他們。还在伊底細亚維沙斯(Idisiavus)会战(公元15年<sup>⊖</sup>)以前，澤曼尼卡斯(Germanicus)就曾向他的士兵叙述过日耳曼人的情况，說他們不带甲冑，只用柳枝編成的盾或薄板来防衛自己，而且仅仅先头部队才有真正的槍，后面的部队只不过拿着用火烤干、削尖了头的木棒而已。由此可見，威塞尔河(Weser)畔的居民未必就知道金屬的加工，而且羅馬人当然也会注意到，怎样防止商人把武器偷运到日耳曼尼亚去。

---

⊖ 15年采笔誤，应为16年。——德文本編者

凱撒死后經過了一個半世紀以上，塔西佗就把他那關於日耳曼人的名著留傳給我們了。從他這本書里可以看出，許多事情都已經和過去完全不同了。直到易北河岸，甚至易北河彼岸，游移不定的部落現在都安定了下來，有了固定的住處。至於城市，當然還完全談不到。一部分人居住在村落里；這種村落，有的是由散在的個別院落組成的，有的是由毗連的院落組成的；縱然在後一場合，每一家房屋還是單獨建立起來的，而且周圍都有空地圍繞着。房屋還沒有用石塊和磚瓦，都是簡陋地用不加砍削的原木蓋起來的（*materia informi* 在這裡應指和 *caementa* [削石] 與 *tegulae* [磚瓦] 相反的原木）。現在，在斯堪底納維亞北部，還有這樣的木房，但這種房屋，已不像斯特累波所說的那樣，一天之內就可以建造起來。關於農作制度，下面再談。日耳曼人已經有地下倉庫——一種地下室，冬天他們躲在里面御寒，根據普林尼（*Pliny*）的記載，婦女也在这里面紡織。農耕雖然已經有了較為重要的意義，可是家畜還是主要的財富。家畜雖多，但品種低劣；馬長得樣子很難看，而且根本沒有快步的駿馬；牛羊都很小，牛還沒有角。食品有肉、乳、野蘋果，但是沒有面包。從事狩獵的已經不很多，野禽野獸，從凱撒時代起業已大大減少了。衣服也很原始，大多數人以粗布遮體，或者裸體（和非洲的促魯喀弗人 [*Zulukaffern*] 差不多）；但是富人卻已經有了以密針縫就的可身服裝；也使用毛皮；婦女的衣服，和男子一樣，但是她們也往往穿着沒有袖子的亞麻布衣裳。小孩子們全都是光着身子跑。不知道讀書寫字。但是塔西佗的書中有一處說到，僧侶已經使用着刻在木板上的、借用拉丁字母創制的魯納文字（*Runen*）。金和銀，在內地的日耳曼人看來，是無足輕重的，

国王和外交使节，把羅馬人贈送的銀容器，像陶器一样，用于日常生活上面。貿易額很小，而且是在简单交換形式之下进行的。

男人們还具有一切原始人所共有的那种習性，認為家內与田間的工作，有損大丈夫的尊严，所以留給妇女、兒童和老年人去作。但是，他們却染上了两种文明的習慣：酗酒和賭博，而且是以天真的野蛮人所特有的那种漫無节制地陷溺到这两种習慣里的——賭博甚至于会把自己都輸掉了。由大麦小麦釀造的啤酒，是內地的飲料。假使燒酒在当时已經發明了出来，也許世界史就会循着另一种途徑而發展下去的吧。

在和羅馬領土邻接的地区里，可以看出更大的进步来：这里人喝的是从外面輸入的葡萄酒；对于金錢的使用，也比較習慣了；自然，在这方面，他們更願意要那在有限的交換上面較易处理的銀兩和那按照野蛮人的習慣、幣面上鑄有早為他們所熟知的圖像印紋的硬幣。他們这样的用心是如何地有根据，我們到下面就会知道。对日耳曼人的貿易，只在萊茵河岸进行着；只有住在国境堡垒以外的赫蒙杜利人，才为了进行貿易，早已出入于高卢和銳細亞<sup>①</sup>之間。

这样看来，从凱撒到塔西佗这段時間，是德意志历史的第一个大段落，在这段时期內，从游牧生活最后过渡到了定居生活，至少自萊茵河起远至易北河彼岸的大部分民族是这样。各个部落的名称，开始或多或少地和一定的地方結合起来了。但是，由于古人的报道彼此有矛盾，由于名称的变化不定，往往不能精确地肯定每一个部落的居住地点。而且这样作，也

① Rhätien, Raetia, 系羅馬帝国多瑙省之西部，其地包括多瑙河与萊茵河上游，瑞士东北部与东部、奥国之提罗尔等处。——譯者